往事随风

檐下燕语，晨起相逢皆是温柔

○好 华（扬州）

初夏清晨，清风漫卷，不燥不寒，拂面只余下一身妥帖舒朗。天光初亮，沿街市集便漾开滚烫烟火：鱼摊水花泠泠，烧饼铺油香漫溢，各色鲜蔬错落排布，人声交织吆喝，拼凑出鲜活温热的晨间光景。

我亦早早动身，奔赴自家小店。刚踏至店门前，目光骤然一滞——一摊犬粪赫然横亘在台阶正中。心头一瞬蹙起烦忧，转瞬又释然轻笑，权当是难得的“狗屎运”，暗忖今日客源必定兴旺。话音未落，客流接踵而至，忙得我脚不沾地，细密汗珠顺着下颌滑落，浸透衣衫，晕开大片深色水渍。

趁片刻清闲，我持抹布走到檐下水池清洗。抬眼望去，四只乌黑雏燕探出毛茸茸的小脑袋，一伸一缩，翘首盼归，惹人怜爱。抹布刚漂洗干净，雌雄燕雀一南一北凌空归来，羽翼轻振，倏然落至巢边。四只幼燕似闻见亲鸟气息，齐齐簇拥上前，叽叽喳喳争相讨食。燕父母身姿灵巧，将寻来的虫饵稳稳送入雏燕口中，片刻不敢停留，旋即振翅远去，再度穿梭街巷觅食，不辞辛劳哺育幼雏，岁岁往复，倾尽心力。

望着燕雀匆匆远去的身影，昨日旧事浮上心头。前日见燕巢生机盎然，我心生欢喜，驻足良久想要拍下阖家相伴的画面。谁知燕母满心戒备，擦着我的肩头疾速掠过，似在厉声警示，护子之心昭然若揭。忆起那一幕，我不由得莞尔，心底却泛起一缕绵长软意。笑着笑着，心绪悄然被牵动，万千感慨涌上心头：檐下飞燕尚且为儿女奔波不息，世间为人父母者，又何尝不是这般倾尽所有？

思绪飘回女儿降生之前。我左半身行动不便，长夜辗转难眠，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巨石，日日忧心腹中孩儿会承袭缺憾。每一回产检，我都攥紧双拳等候结果，掌心沁满冷汗，直至医生笑着告知一切无恙，悬着的心才骤然落地。女儿呱呱坠地那日，护士将粉雕玉琢的小婴孩抱到我眼前，清亮啼哭似清脆小喇叭。我抬起尚且灵便的右手，小心翼翼轻触她柔软脸颊，滚烫热泪顷刻夺眶而出——孩子康健完好，眉眼灵动，何其有幸，承蒙上天眷顾。养育幼子的重担，大半落在年过六旬的母亲肩头。母亲腰肢常年劳损，却从未有过半句怨言，整日将孙女搂在怀中轻哄，捂在膝头缓缓摇晃。我心中清明，若无母亲兜底扶持，孤身的我根本难以撑过那段难熬岁月。

一日母亲出门买葱，不过短短片刻，女儿忽然大小便浸湿衣裤，小屁股不适地扭来扭去。我仅凭单手手忙脚乱地撕扯尿不湿，一边用胳膊、肩头护住孩童，唯恐她从床沿滚落，慌乱之中，酸涩泪水在眼眶打转。恰逢母亲推门归来，紧绷的心瞬间松弛，嘴上却忍不住带着委屈埋怨：“妈，怎好随便出门？”自那以后，母亲再不敢独自外出，采买一应杂物，全都等候父亲下班代为带回。

可我终究不能一味依靠母亲庇护。我咬紧牙关，独自摸索单手照料孩子的法子，学着稳稳托住女儿更换尿不湿。起初笨拙不堪，纸尿裤贴得歪斜，冰凉湿巾触到肌肤，引得孩子蹬腿哭闹。一遍、两遍、三遍，日复一日反复练习，动作渐渐娴熟利落。女儿慢慢长大，匍匐爬行、扶墙站立、蹒跚迈步，每一寸成长的步伐，身后总有我伸手时刻护持。

女儿两岁半时，我便送她去小小班。别家孩童皆由父母骑车接送，而我们的清晨，永远是并肩奔走。我单手牵住她软糯的小手，她迈着短短的小腿奋力向前，我紧随身侧半跑半走。孩童跑累了，便仰起小脸望向我，我蹲下身，独手将她轻轻抱起休息片刻，再放下一同前行。路上行人频频侧目，我不曾躲闪，亦不觉心酸。纵使母女二人各有难处，可这份朝夕相伴的时光，藏着独属于我们的安稳幸福。

岁月流转，在父母悉心照拂与我的朝夕陪伴下，女儿安然长大。如今她已成家立业，一双儿女绕膝嬉闹，一声声清脆“外婆”落进耳畔，恍惚间，我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手忙脚乱的“维纳斯妈妈”。奈何时光匆匆催人老，转眼我已步入花甲，当年需要我单手托抱换尿布的小丫头，如今反倒成了我的依靠。她时常归家，主动包揽家务，买菜拖地、洗衣整理，凡事抢在前头。每逢我身体不适，她便心急如焚奔赴而来，寸步不离嘘寒问暖，抬手探我额头，递水送药悉心照料。有时我嫌她太过絮叨，她便佯装嗔怪板起脸：“当年你如何费心照料我，如今我便如何照看你。”于她眼中，我反倒成了需要细心呵护的“老小孩”。

清风再度徐徐拂过，暖意萦绕周身，温柔如风间低语，轻声道一句：“早安，幸会。”檐下飞燕再度折返，口中衔着新鲜食饵，四只雏燕挤挤挨挨，啾鸣不断。望着这一幕，幼时女儿仰起小脸盼我陪伴的模样清晰浮现。

原来人间所有不期而遇，皆是岁月提前埋下的温柔伏笔。我们会遇见生活的困顿、无助的泪水、兵荒马乱的清晨；也会遇见檐下归燕、无私慈母、长大后回头拥抱我们的子女。

世间万般相逢，皆藏暖意。唯愿往后每一个清晨，我们都能邂逅这般治愈人心的温柔。

远去的货郎担

○李明富（仪征）

刷到河南李福贵走街串巷售卖农副产品的视频，甜美的笑容，清脆的叫唤声，质朴的乡村烟火气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游动在乡间的货郎担。

卜咚咚、卜咚咚……响亮而欢快的拨浪鼓声由远而近，灌进正在忙活的人们耳朵，仿佛一块附着了无穷魔力的石头投进平静的水塘，激起一片欢腾的水花。

纳着鞋底的大姑娘拉扯着线头来了，补缀着衣服的大妈放下针线篮来了，灶台边忙着炒菜的大婶放下锅铲来了，连那墙边晒太阳的老太太也颤巍巍地出来了，当然，跑得最欢的还是我们这些打着弹弓、跳着皮筋的小屁孩了。

老槐树下，一个头戴旧毡帽的中年汉子兀自扶着货担，不停地摇晃着一只拨浪鼓，绳儿甩动木球敲击鼓皮。他的身前身后，是两只箩筐，每只箩筐上面都搁着一个木匾。一个木匾有浅浅的边框，摊放着一块被切了一角的圆形麦芽糖，旁边放着一块小铁片和一柄小锤；另一个木匾上覆盖着一块玻璃，被木条分隔成了许多小格子，每个格子里盛放着不同的廉价物品：针头线脑，卡子别针，火柴肥皂，糖豆、饼干等各种小吃食，炮纸、橡皮筋、泥青蛙、玻璃弹子等各式杂耍小玩意……

“鸡毛换糖嘞！鸭毛、猪毛、鸡胗皮、牙膏皮、废铜烂铁、破衣破鞋拿来换糖啰……”货郎尽情吆喝着。

一哄而散的我们，匆匆忙忙地跑回家，又很快聚拢到了货郎的身边，一眨眼工夫，货郎担就被围了个严严实实。货郎把我们递过去的龟壳、牙膏皮、鸡胗皮、塑料薄膜、鸭毛鹅毛等“财物”收进箩筐，掀开木匾上盖着的一块软布，露出了里面如面饼一样的麦芽糖。麦芽糖上面撒满了面粉，白乎乎的一片，缺口处呈现出一片油亮的金黄色。

货郎左手持一片薄薄的铁片，右手拿一把小巧的锤子，把铁片插在厚厚的糖饼上，小锤子一敲，叮的一声，一角麦芽糖脱落开来，铁片轻轻一铲，麦芽糖被挑了起来。货郎慢条斯理地做着这一切，仿佛在打理一件精美的工艺品，全然不理会我们咕噜作响的肚子和将要流下的口水。

糖块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交给换糖人废品的多少。不过，哪个孩子都觉得有点吃亏，感觉手上的糖块太小，不值交付出去的“宝贝”，于是央求货郎再多给一点。货郎又敲下小小的一角糖，但我们还是不满足，眼巴巴地望着，央求着货郎。其实货郎也是知道的，无论给多少，我们永远都会觉得敲的糖块太少，无奈地又象征性地敲了一点。拿到了或大或小的几块糖，我们心满意足地离开。有时，大人为我们买了宝塔糖，为的是打肚子里的蛔虫，咀嚼那样的糖，心里也是甜蜜蜜的。

打发走了馋嘴的小孩子，大姑娘、小媳妇们登场了。她们在货郎担前问着、看着、翻着、拣着、比较着、议论着……一边挑剔着货物的成色，一边不停地讨价还价。

我一直以为是小孩子最期盼货郎担的到来，其实，那时的我真是少不更事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突然感觉到，对于货郎担的期待，村里的小媳妇们更为热切。平日里，小媳妇们省吃俭用过日子，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用，能不花的坚决不花。但是，家家户户的“内掌柜们”，都对货郎担情有独钟，喜欢在货郎担上为家里添置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，买几个发箍，扯两根头绳，买一包火柴，挑半块香喷喷的肥皂。小媳妇们围拢在货郎身边，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吵个不停，挑来选去，把两个木匾翻得有点乱了。小媳妇望着货郎从锡纸包小心地取出银亮的细针，眼角的欣喜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来。她们享受着这个挑选的过程，愉悦之情溢于言表，在嬉笑打趣中迸发了人性之美，内心的小秘密不经意间被柳树槐树看在了眼里。那些女人，勾一点胭脂红，过年蒸馒头的时候，让孩子用麻果子盖一个美丽的红印，在馒头上留下一个红红的梅花印，看着心里都暖洋洋的。

木匾的边沿上刻好了尺寸，大姑娘要买的红头绳、松紧带，小伙子们要买的钓鱼线、橡皮筋，全在这儿丈量。货郎总是在大姑娘小伙子们的拉拉扯扯吵吵闹闹中，一边笑嘻嘻地嚷着亏大了，一边将线绳往外放出一点点来。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多出来的一截，脸上绽开了笑容。

货郎担远去了，熟稔的“卜咚咚、卜咚咚”依旧响彻在耳边。拨浪鼓有点破旧，只是货郎摇得脆响，又可着嗓子吆喝，喑哑的叫卖声说不上浑厚悠扬，却是那样的诱人，给孩子们捎来了满足和陶醉。而今，李福贵的小货车穿梭在太行山下的村庄，缩短了偏远山村与外部世界的距离，她以瘦弱的肩膀和真诚的力量书写精彩人生的同时，也给留守老人带去了最大的精神慰藉。

格物致知

织

○张佳熠（常熟）

常熟的秋天是织出来的。虞山的枫针绣着赭红的边，尚湖的水纹纺着银灰的纱，而家家窗里透出的灯光，暖暖的、茸茸的，像极了一团随时可以抽线编织的暖晕。我的关于“织”的最初记忆，便是在这样毛茸茸的秋光里，在外婆的膝边。

外婆织毛衣时，世界是静的，只有竹针极轻的“磕碰”声，像时光的秒针在踱步。她用的毛线，大多是旧的，从一件件穿松了形的毛衣上耐心拆下来，在温水里浸直了，晾干，绕成温顺的团。那些线团是灰蓝、暗红或陈年米白的，敛着旧日光泽，有一种安稳的、过日子的谦逊。她的手指并不特别灵巧，甚至因常年的劳作而有些粗钝，但一握住竹针，便生出一种沉稳的韵律。针脚是密实的，一板一眼，不容许一个疏漏，仿佛织进去的不是线，而是对寒暑的确切知晓，是对家人身体轮廓的反复摩挲与确认。那时我尚小，总爱将脸埋在她膝上半成的毛衣里，嗅那好闻的、阳光与樟木混合的暖香，觉得那便是抵御世上一切凉薄的最柔软的铠甲。

母亲的织法则大不同了。她赶上了好时候，毛线店里颜色跳脱，花样新鲜。她给我织过一件樱桃红的开衫，胸前还用白色毛线缀了几朵镂空的小梅花。母亲的手快，竹针在她手里沙沙响，像春蚕急食桑叶。她的爱是外放的、明媚的，要让我穿出最时新的样子。只是她工作也忙，那件漂亮的红毛衣，常常是晚上追两集电视剧的工夫便长出一截，温情里带着点都市生活的匆匆。我穿着它，觉得那鲜亮的红，似乎能将整个灰蒙蒙的冬日都映亮。

我未曾正经学过编织。直到那年深秋，外婆病了，畏寒，整日蜷在躺椅里。我想起橱柜深处，似乎还有母亲当年剩下的一小捆藕荷色的细绒线。一个念头无端地冒出来：何不试着给她织一条围巾？

这一动手，才知那看似简单的经纬交织里，藏着多么深长的溪壑。起针便歪了，织了寸许，忽宽忽窄，漏针如星，拆改数次，手指也被竹针硌得生疼。那一刻，外婆那沉稳的节奏，母亲那灵快的沙沙声，忽然不再是遥远的画面与声响，而是穿越时空，沉甸甸地落在我笨拙的指尖。我屏住呼吸，学着记忆中她们的模样，一针推，一针挽。渐渐地，那不听使唤的线绳，竟也驯顺起来，在我手下延伸出一段略显稚拙却平整的织物。

当我把那条藕荷色的、毛茸茸的围巾轻轻绕在外婆颈间时，她用手摩挲着，昏花的眼里有光微微一闪，她没说话，只是将脸埋进那柔软的绒线里，许久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得：我们三人，用不同的毛线，不同的针法，在不同的光阴里，织的原来是同一件东西。它没有具体的形状，却比任何毛衣都更贴身；它无法穿戴，却能抵御最深处的寒凉。

这份由织梭传递过来的暖，一旦在心房里焐热了，竟像有了生命，不安分地想要溢出去。我开始留意到更多需要“编织”的缝隙。巷口那只瘸腿的流浪猫，在冬夜里蜷作脏兮兮的一团。我翻找出各色零碎的毛线头，照着旧杂志上的图样，为它钩了一小块厚厚的、五彩斑斓的垫子。它起初警惕，后来便整天窝在那上面打呼噜，那块垫子，像一枚跌落在尘埃里的、温暖的补丁。

我将外婆旧毛衣拆洗出的靛蓝色线，混着一点白，给隔壁的老师织了一副露指的手套，便于她冬日仍能握笔练字。老人接过时，连声道谢，说这蓝色让他想起年轻时学校发的制服，又说这线真韧。我不知道，那些线里，是否还留着外婆手掌的温度，此刻，正温暖着另一个操劳了一生的手掌。

还有阳台上那盆总也长不好的天竺葵，我用粗棉线为它编了一个镂空的网兜，将它垂挂在风里，它竟也欢欢喜喜地爆出好几团新艳的红。线头与藤蔓，不知是谁缠绕了谁，共同织出一小片蓬勃的春意。

线团越来越小，世界却被织得愈发绵密、柔和。外婆和母亲将线头递到我手里，我接过来，却并非要织一件只裹着自己的衣衫。那爱的线团，在给予的那一刻，便注定要向外抽长，去向更广阔、更粗糙的所在。它去缠绕流浪猫冰冷的梦，去拥抱老人僵涩的指节，去托起一株植物羸弱的生机。一次次真诚的“织补”，那线团没有耗尽，反而从天地间吸饱了暖意与光泽，变得更加丰盈、润泽，回过来，将我自己的人生也织得愈发厚实、坚韧。

此刻，冬日温煦的阳光下，膝上又是一团新线。我要为即将出生的小侄女织一顶小帽。竹针在我手中，发出极轻微的、熟悉的声响。这声响里，有外婆的沉稳，有母亲的明快，也有我自己这些年来，在无数个微小“织补”中沉淀下来的、静水流深的耐心。毛线在指间流淌，像一条温暖的、无声的河。

我低下头，专注地编织着。针在走，线在行，这一针，是过往；下一针，是未来。而我，正坐在这“过往”与“未来”温暖的经纬交会处，做一个安静的、幸福的织者。

投稿邮箱：jsjjb2025@163.com

随手拍



水乡田居

近年来，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，全镇水稻种植面积达2.8万亩，奋力谱写农业高质高效、乡村宜居宜业、农民富裕富足的新篇章。 孝 罡 摄

典则：沉醉文华殿

○高 昌（北京）

我是为“典则”二字来的。唐人窦蒙说：“从师约法曰典，则可以传授曰则。”这两句话，就印在展览入口处。

九月，故宫，一个澄明的上午。我走进文华殿，仿佛走进了一个浩瀚的、无言的、由纸与绢缀成的璀璨星座……

一

第一件与我照面的，是褚遂良《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》卷。前隔水处，明项元汴题签“褚摹王羲之兰亭帖”，字迹清雅。我注意到诗人范仲淹的题跋，一笔一画，字字郑重。连放诞的米芾在帖后的题跋，也不是惯常的八面出锋笔法，而是端肃地逐笔写来，透着一份虔敬之意。

王羲之永和九年那场醉后的挥毫，确立了行草范式，开辟妍美新风，只是可惜真迹湮灭于岁月风雨。我们今日所见，皆为摹本。而褚遂良的这卷摹本，确为摹本中的“精品”。他摹的不只是字，而是一个久远的春天——那群诗友一觞一咏，留下对生命与青春的浩叹，也留下书法史上的一段难忘逸事。

所谓“典”，是褚遂良从王羲之那里学来的笔法；所谓“则”，是他把这笔法传授给后人。范仲淹的郑重留言、米芾的端肃题跋，不正是“则”的延续吗？我站在文华殿，像站在一条河的下游，看见上游的活水，缓缓在流。

二

第二件，是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卷。画的是诗人曹植与洛神相遇、相恋、离别。卷头有乾隆的《题顾恺之洛神图》：“赋本无何有，图应色即空。传神惟梦雨，拟状若惊鸿。子建文中俊，长康画里雄。二难今并美，把卷拂灵风。”

我在画前驻足，看洛神在水上翩然远去。曹植垂袖而坐，目光含愁……啊，“洛神”！——一个永远追不上的幻影，一个词语无法抵达的远方。她就藏在那“高古游丝描”的绵长线条里，藏在那一抹褪了色的苍翠里，成了一种“典则”——是所有美好事物终将消逝，却也因此而永恒的真义。

据说这一画卷其实也是宋摹本。可我想，宋人摹顾恺之，不也正像我们今日隔着时光去读宋人吗？天地悠悠，总有一份美好，值得这样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，反复地、郑重地回味与怀想。

三

第三件，是旧题韩滉的《文苑图》卷。画上是四位诗人，在王昌龄江宁县丞的琉璃堂古松下唱和吟咏。一人倚松凝神，一人抚石寻句，一旁有童子研墨。左边另有两人闲坐石凳，摊卷交谈。形貌、气度，都生动鲜活，神采飞扬。尽管我猜不出哪个是王昌龄，哪个是岑参，哪个是刘眘虚，哪个是李白。

画家画的是“文苑”，是文人的欢聚，是诗人灵魂里的原乡。恰恰是这个寻常的瞬间，成了“典则”，融入那些散淡的、温柔的、缓慢的时光里。画中人的神情，有一种专注的松弛和从容——诗在心头，人在世间。

四

第四件，是传为唐代陆曜的《六逸图》卷。画的是汉晋间马融、阮孚、边韶、陶潜、韩康、毕卓六位高士的逸事。人物造型古拙，神色闲畅，线条细劲，设色清雅。他们都是“逸”——逃出尘世常轨的人，活成自家模样的人。六个面目，六种活法。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诗人陶潜，卷上画的是“葛巾漉酒”的美好一瞬。胖胖的五柳先生科头坦腹地坐于地上，双手正持着葛巾，专注地等待着童子把酒液倾倒下来。他的光脚旁边放着笔砚和正在书写的诗稿，所题正是《饮酒·其五》，只是将“悠然见南山”写作“悠然望南山”，“欲辨已忘言”写作“欲辨已无”（“言”字脱漏），与现在通行版本稍有不同。

《六逸图》中的其他逸人或坦卧吹箫，或吹火蜡屐，或腹笥昼眠，或辞招卖药，或瓮下盗酒，各有风采，气度不凡。这也是一种“典则”吧？它不宏阔，不显赫，不“从师约法”，不“可以传授”。比如陶潜不肯为五斗米折腰，比如毕卓“右手持酒卮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池中，便足了一生”……他们仿佛在说：有一种“典则”，非由授受，却出于抗拒。抗拒被传授，抗拒被驯化，抗拒成为他人眼中的“典则”。这种“抗拒”，本身就是一种更幽深的“典则”。

五

第六件，是杜牧的《行书张好好诗》卷。唐大和九年（公元835年），杜牧为旧识歌女张好好的遭际所动而写飘零，写歌哭，写聚散。笔势起落如低咽，如长叹，如悲吟……和我一起参观的一位书法家老师，评价杜牧墨迹线条拘谨，认为相较而言，终归是文人字罢了，不如历代书法大佬那般挥洒自如。但作为杜牧的诗人同行，我却对墨迹生出一种异样的感怀与枨触。杜笔的顿挫抑扬，不正是写到“怪我苦何事，少年垂白须。朋游今在否，落拓更能无？”之时，喉间那一瞬的无语凝噎吗？

杜牧写了那么多诗，可他的书法，只有这一卷留了下来。这里有一个鲜活的、有血有肉的杜牧。不是因为它契合了某家书体，而是因为它无从取代。

杜牧墨卷的末幅，是近人张伯驹先生的题跋。一首《扬州慢》，宛如一场隔世的酬答：“秋碧传真，戏鸿留影，黛螺写出温柔。喜珊瑚网得，算筑屋难酬……”1956年，张伯驹先生将《张好好诗》卷捐赠国家，入藏故宫博物院。他的这篇跋词，令我动容的是下阕的两句：“我亦五陵年少，如今是、梦醒青楼。”那些隔了光阴的、追不回的遥望，说到底，都是同一个梦：对美好之物的眷恋，对逝去之时的怀想。而这眷恋与怀想，恰恰是“典则”最动人的温热。

六

走出文华殿时，我想：纸会朽，墨会淡，可它承载和倾吐的“情愫”，是不朽的。那些画者、书者、诗者不倦地画着、写着、唱着。他们并不知晓自己会否成为“典则”，却只是孤独地、笨拙地、恳切地、坚持地做着自己罢了。

一路风景

池杉湖记

○金立安（南京）

九月二十四日，秋分刚过。风是清爽的，里头带了一点秋凉。

我们是一群程桥游子，此番回来，为着“月是故乡明”中秋座谈。杜甫那句诗动人，不在故乡月真比别处亮，而在人走得越远，心越向着故乡。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——白露已过，秋分方交，这诗写的正是眼下的时节。

上午先访故土。程桥中学是第一站。进得校园，教学楼新近粉刷过，墙面白净敞亮。上课铃声既熟又生。操场上的旗帜在风里摆动，像在替我们这些游子招手。离家久了，回乡少了，故乡的变化，在本地人是过惯了的日常，却是我们一年里难得一见的风景。于是走得慢，看得细，怕漏了什么。

看罢人居新景，便往池杉湖去。金庄往里走，便是园区东门。这一路安排得巧：先看人间烟火，再看自然生灵。

进门是一条长长的花道。夏日里荷花盛放，五色纷呈，像打翻的调色盘；如今入秋，花期早过了，满塘只剩残荷。枯梗横斜，叶缘泛黄卷曲，还挂着几枚干莲蓬，风一过，轻轻相碰，窸窣作响。李商隐有句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，今日无雨，这满塘残荷却也不萧瑟，反倒疏朗干净，像秋天本来的模样。道旁栾树正结着果，细碎的红褐缀满枝头，衬得天空更高、更蓝。远处芦苇抽了新穗，白茫茫一片，随风起伏，温柔而从容。

湖上的池杉仍旧青绿。园区的人说，池杉的美在霜降之后。几场霜下来，叶子从浅黄透到橙红、深红，那时满湖红杉，才是一年里最惊艳的时节。我们此番归来，恰好还未到盛景。彼时未觉，事后细想才明白：故乡最好的风景，从来不肯单单为谁等候。

我们坐船，进水上森林。水上森林藏在湖心，非船不能到。木船离岸，船头划开水面，碎波在日光下亮如银末。两岸池杉缓缓后退，绿意连绵。一只白鹭惊起，贴着水面掠过，箭一般射进远处林子。船行得慢，轻悠悠的，像怕惊动这一片静。船底水清，惊起几尾小鱼，倏地钻入树影深处。湖风拂面，湿润润的，带着草木与杉叶的气息；肩膀不知不觉就松了。

正午的阳光从枝叶缝隙漏下，在船板上洒一层斑驳。池杉根部半浸水中，虬曲粗壮，稳稳抓着湖底。船往林深处去，水道弯弯，两侧枝条低垂，几乎擦着船帮。到这里才真看懂池杉的特别：它们是真正长在水里的树。树干底部膨大厚实，像一只只浮在水面的拳头；水面之上笔直挺立，水面之下盘着深根，一俯一仰，接成完整的一棵。水面上不时冒出短短的呼吸根，默默蓄着生机。本地老话讲“鱼在腰间鸟在颠”——腰里是水，鱼虾穿梭；头上是天，飞鸟栖于梢头。抬头看，尖尖树冠把天空割成碎块，细碎天光一层层落下来：落在肩头是温软的光斑，落在水里是晃动的银鳞。水上一树绿，水下一树影，风来时双树同晃，风定时两影同静。船过处波纹裂开，倒影散了，又慢慢合拢，水天相融，一时叫人分不清虚实。船夫笑着说，这里的池杉最能熬，常年泡在水里不腐不枯，反倒熬出一身挺拔。

白鹭最先察觉游人。一抹雪白掠过浓绿，翅尖点水，轻得叫人不敢出声。远处雁鸭在枝间跳跃，偶尔抖落几片黄叶；骨顶鸡早看惯了人，只缓缓拨开浮萍，慢悠悠游进芦苇深处。船上的人都不自觉放轻了话，船工的桨也调得轻。水声、风声、鸟鸣，层层叠叠，清而不寂，静里生动。坐在船头，多年在外积攒的浮躁，被湖风一丝丝吹散。这样的心安，已经很久没有了。

船靠岸，上栈道。栈道由枯死的杉木铺成，留着原木的弧度与深裂的纹，踩上去微微弹动，轻轻作响。以枯木为路，让逝去的树继续守着这片活林——这是湖杉最温柔的心意。林间绿意仍浓，只是树梢悄悄透出浅黄，黄绿相参，是初秋独有的颜色。走到尽头是观鸟屋，清净安稳，静坐窗边，人不惊鸟，鸟亦不怕人。枝上还留着空旧巢，碗状的、袋状的，秋风过处轻轻晃荡，空着，也像一种温柔。

正午过后，登车返程。沿湖堤驶出，回头看整片池杉湖。早间坐船入林，看的是一树的精致；此刻隔湖远眺，看的是千树围湖的辽阔。秋阳温润，湖面澄澈，像一块洗过的碧玉，安放在乡野之间。湖畔芦花泛白，天朗气清，流云舒缓，满目皆好。

池杉原产北美沼泽，耐水淹，所以能“长在水里”，这是水上森林奇观的科学由来。国内因池杉而著名的水上森林还有好几处，但唯一以“池杉湖”命名的，唯程桥这一处。它地跨苏皖两省，也是华东地区面积最大、保存最好、生态最优的池杉林。这里引种的池杉，早已成为程桥人的故乡记忆。

回到街道，参加座谈会，满室乡音，热茶袅袅。大家围坐闲谈，说家乡变化，说在外甘苦。我的心却悄悄溜回到湖上，船一开，岸就退了；车一动，故乡也一点点退到身后。原来人是从离别那一刻开始怀念的，而归乡的路上，下一次乡愁早已悄悄酿起。

这一趟，我遇见的是初秋的池杉湖：荷残，杉青，芦白，候鸟未归，层林未染。不是它一年中最惊艳的样子，却是我恰好归来的样子。世人常叹相逢不逢时，我倒以为不必遗憾。故乡的四时自有它的节奏，人所能做的，只是珍惜眼前这一场相逢，把下一次托付给来日。

待到霜降林红，万鸟来栖，红杉满湖，舟行如画——那时或许再来。

作者简介：金立安，中国散文学会、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南京诗词学会副会长。长期致力于诗歌、散文创作。著有诗集《品园诗草》《听翠居诗览》《飘雨的日子》等。

珍瓷雅韵

花鸟争艳瓷上春

○陈 益（昆山）

珠山八友，是民国时期景德镇一个瓷画艺术家群体。他们对于当时陶瓷业因循守旧的风气颇不满意，力求突破，将中国画的笔墨意趣融入瓷画创作，促使瓷器从实用器皿和工艺装饰品，提升为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作品。这个重要变革，标志着景德镇的陶瓷艺术，从工匠制作向文人创作转型。

日前，收藏家瞿黄棘先生以早期珠山八友之一、著名陶瓷美术大师毕伯涛的瓷画杰作《松风清影》示我，令我双眸为之一亮。但见圆月莹洁，松枝苍翠，枝头上的两只松鼠，昂首翘尾，觊觎松果，却又警惕彼此身后是否暗藏危险，眼睛里满是机警的神色，十分生动有趣。风轻云淡的背景，淡蓝色的回字纹边饰，与之相谐。从落款可以看出，这是毕伯涛1937年（丁丑年）春月的作品。1886年出生于安徽省歙县的画家，刚进入五十一岁，正当盛年。

毕伯涛，别名黄山樵子。曾经师从波阳画家张云山学习纸画，旅居景德镇以后，专攻陶瓷粉彩，汲取新罗山人的画风精髓，融会贯通，使瓷画别具一格。他擅长翎毛花卉，瓷画以用笔工细、设色淡雅著称，作品极富生活气息。尤其是他画花鸟，长于表现禽鸟瞬间动态与明媚鲜艳的花木，风格俊逸清新，神形兼备。

由于祖父曾在江西饶州府开钱庄，毕伯涛自幼家庭富裕，饱读诗书。1899年，14岁时考取秀才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清王朝被推翻后，毕氏家道中落，科举废止，仕途无望，偏偏又早年丧妻，为了摆脱精神苦闷，毕伯涛携一儿一女迁徙至景德镇谋生。起初无处安身，暂栖五龙庵与和尚为伍。两年中，他为寺庙抄经书、作楹联、写匾额，为索画居士作丹青糊口。五龙庵住持看重毕伯涛的人品、画品，先后推荐他到城中知名人士处作家教，儿子毕渊明则进入一瓷业公司当学徒。在城中任教期间，他应邀加入“月圆会”，开始从纸画转向瓷画。尽管摆脱不了生活的窘境，却始终保持文人清高儒雅的秉性。

在与“月圆会”诸君交往一年后，突然传来养父病故的噩耗，毕伯涛启程回家守孝，中断了“月圆会”的活动。守孝期满后返回景德镇，专心画花瓶、茶盘、瓷板，仍然以翎毛为主，爱画八哥、鸳鸯与绶带鸟。毕伯涛瓷画追求淡雅画风，寄托超凡脱俗的情怀，与当时景德镇瓷画主流不合，却因此保留了其作品的鲜明个性。由于家境贫寒，毕伯涛没有续弦再娶，全身心倾注于儿子毕渊明的培养。在他的精心培育下，毕渊明坚持勤学苦练，终于成为景德镇享有盛名的书画家。

从一个落魄文人成长为瓷画艺术家，毕伯涛的艺术生涯经历了半个世纪。虽然传世的作品不太多，却十分精美，为海内外收藏家所珍爱，为各家博物馆所器重。特别是在加入“月圆会”后的20年间，毕伯涛步入艺术创作的旺盛期，先后创作了《八百千秋图》《松鼠柿果图》《菊禽图》《英雄独立图》《古梅双雀图》《鸟乐图》等瓷画，无一不是春意盎然。

从瞿黄棘先生收藏的瓷画杰作《松风清影》，我们也不难看出其艺术特色。

毕伯涛的瓷画，以小件作品为多，小写意风格，画面疏简，布局考究，出笔利落，主次分明。值得一提的是作品的设色，毕伯涛追求单纯、明丽，他的画面都是以墨为主，色彩为辅，有“素以为绚”的效果。例如画鸟，只是在墨色勾画的基础上，染点色彩而已。画花卉，却又是敷色精研，淡逸清雅。市场上偶尔可见的模仿品，设色平板，大多浓艳过度，“染”的形式多于“写”的意趣，并不得要领。



毕伯涛新粉彩瓷板画（长36.5厘米，宽25厘米），画于1937年。 瞿黄棘 收藏

江苏经济报社出版 新闻报料热线：13770672626 经营管理中心：52265803 全媒体采访中心：52305894 全媒体编辑出版中心：52266153 新媒体运营中心：52309787 江苏经济报传媒有限公司：52265477 江苏经济智库：52260706 全年定价：498元
社址：南京市虎踞南路90号 邮编：210004 监督电话：52308870 印刷：江苏新华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：南京市雨花台区凤舞路15号 常年法律顾问：上海市协力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 韦 伟 | 原创版权，侵权必究。 本报所刊发图文，如涉及版权问题，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。